



虹影精品集

Lord of Shanghai

HONG YING

上海王

虹影 著

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
帶在你臂上如戳记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上海之死

虹影 著

Death in Shanghai

HONG YING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之死 / 虹影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212-06489-1

I. ①上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0101 号

上海之死

作 者 | 虹 影
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
统筹监制 | 王 水

选题策划 | 侯娟雅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张艳玲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杨 霄 唐佳洁

封面绘图 | Sybil Williams

装帧设计 | 友 雅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(010) 63706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| 9.75

字 数 | 180 千字

版 次 |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978-7-212-06489-1

定 价 | 35.00 元 (精装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摄影◎凌代军



虹影，著名作家、诗人、美食家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好儿女花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、“上海三部曲”、诗集《沉静老虎》、散文集《小小姑娘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六部长篇小说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。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
曾获纽约《特爾菲卡》杂志“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、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曾获台湾1997年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书奖；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被英国《独立报》（INDEPENDENT）评为2002年*Books of the Year*十大好书之一。2005年获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。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。

目 录

5	修订本说明
9	上部
80	中部
202	下部
303	《上海之死》重大事件时间表
306	后记及鸣谢

上海之死

虹影 著

Death in Shanghai

HONG YING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

献给父亲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

而谜语，正如标题所承诺

不会被誊抄者写错。

——H·D

修订本说明

我是一个专业讲故事的人，只要故事精彩，我在任何地方，都可以捧着电脑打字。有音乐可放最好，但讲故事本身就是享受，如绣花女，一针一线，做得辛苦，也做得专心。在写这本书时，听得最多的就是房子装修的音乐，盖过了拉赫玛尼诺夫。

这次修订，除了全是花园那边意大利人聊天的欢声笑语外，尽是拉赫玛尼诺夫，仿佛他从久积的尘土中钻出来，我不得不向他致敬，把他的切分，他的忧郁悲伤和节奏，放在文字之中。

目 录

5	修订本说明
9	上部
80	中部
202	下部
303	《上海之死》重大事件时间表
306	后记及鸣谢

很抱歉，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。不等也罢，那么，机会什么时候来呢？

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，像晨曦。

我紧握话筒，脸色大变。电话那头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，你的声音，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：一大群男人的惊叫。我呆住了，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。整整过了好几分钟，电话才重重地搁上。

我丢下电话，就往门外跑，跑得身子如飞，追着乌云，穿行在窄小的弄堂里，双手推开面前的房子。亲爱的人，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，我最想听的那句话？

那天晚上，在那么多人中间，你几乎靠着我的肩。你的脸精巧如玉，嘴唇有点湿热，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女神变成肉身凡胎，仿佛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。

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，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，沿着曾经的足迹往回跋涉。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，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，我又何必不死？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，再次等在路口，盼望能遇见你。

夜降临太早，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。上海的马路，像一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，从路角汇集到铁阴沟盖，汨汨地流下去。下水道被泡过后，潮气升出，带着磷火的蓝光，幽幽地游动在四周。

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，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迤而西爱路口。这不奇怪，每晚都如此，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信不信由你。

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，往兰心大戏院而来，车夫猛地停住汽车。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，一看就是母女俩，她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。门口亮着“客满”的霓虹灯。女儿回过身来，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。

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，从皮包里掏出钱来。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，摇摇头走开。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。的确，没有多带钱。

票贩子在等票者中穿越进行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，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。

上海早就裂成几块，法租界、公共租界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，电车早已互不相通，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，不容易。

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：1941年12月6日，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叠。

今夜的观众，与以前不一样，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。“晚报说的！”

“绝对不可能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有人在急切地打听。

“这是谣言！”有人否认，那吼喊带着愤怒。

在戏该开场时，戏院门外的人越聚越多，扎断了街，堵塞了交通，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。这一整个夜晚，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。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不少观众，也中断了看电影，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，都往“兰心”赶来。

他们赶到这儿，不是想看戏，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。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，他们就是在家坐不住，就是要到这里来，看事件如何发生，如何发展。

剧场里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，光焰四射，也不见暗淡几分。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，他们站起来，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，

厅内过道上，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。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，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：女主角是否在化妆，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？但守着台口的人一律拦住。

“那么是真的？”他们挑战似的问。

看守者平淡地说：“没听说那消息。”

早过了开场时间，台上还是没有动静。观众们陷入悬疑，又不知底细，觉得自己在受命运愚弄。他们的这份愤慨，像风中之火，往台上卷。

终于，幕布拉开，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，一个人走出来，剧场渐渐静了下来。他戴着眼镜，穿着长衫，平时看着很高，这时孤零零的身影，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。

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，这人是著名导演、爱艺剧团的团长谭呐。

谭呐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，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，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。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，不久过道都站满了人，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。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，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。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，连乐队也拿着乐器，站到台上两侧。

谭呐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，转过身来。他拍拍话筒，觉得声音清晰了，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，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：她已经离开人世。

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，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。